



CROWN
CLASSIC



安徒生童话故事

美绘版

© 林桦 / 译 © 叁目堂 / 绘画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CROWN
CLASSIC

ZHIZHONGJING
DONGSHI

目录

mulu

丑小鸭	1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12
豌豆上的公主	24
小伊达的花儿	26
拇指姑娘	35
皇帝的新装	46
野天鹅	52
小猪倌	69



CROWN
CLASSIC

Z_GH_ZB_DJ_DG^SC_S

目录

mulu

夜莺	74
卖火柴的小姑娘	85
衬衣领子	90
凤凰鸟	93
最后一粒珍珠	95
狠毒的国君	98
一串珍珠	101
雪人	108

蝴蝶	114
蜗牛和玫瑰树	117
癞蛤蟆	120
园丁和主人	128
光棍汉的睡帽	135
小美人鱼	148
演木偶戏的人	172
红鞋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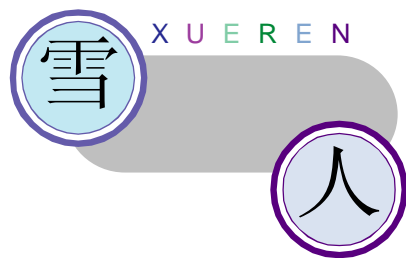
CROWN
CLASSIC

Z_GH_GB_DJ_DG_SC_S

目录

mulu

身影	185
天使	199
荞麦	202
在鸭场里	204
祖母	211
一个豌豆荚里的五粒豆	214



“在这可爱的冷天气里，我浑身筋骨都在嘎嘎作响！”雪人说道，“风儿一定会让你生机勃勃的！哦，那个烫人的东西，她盯着我呢！”他指的是快要落下去的太阳。“要我眼花，她是办不到的，我一定能挺得住。”

他的眼睛是两块三角形的瓦片做成的。嘴是一截旧的小耙，所以他有了牙齿。

他是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诞生的。雪橇铃铛声和鞭炮劈啪声欢迎着他。

太阳落下去，满月升了上来，又圆又大，在蔚蓝的天空中，明亮美丽。

“她从另外一边来了。”雪人说道。他以为那是太阳重新露面。“我治好了她那用眼睛盯着人的毛病！现在她可以挂在那里照个亮，让我看看自己了。我要是知道怎么样才能挪动一下就好了！我很希望挪动一下！要是我能的话，我现在很想到冰上去溜溜，就像我看见孩子们玩的那样！可是我不会滑冰。”

“滚！滚！”那条链子拴着的老看家狗在叫。他的声音有点儿沙哑，自打他住进屋里在火炉边上睡觉以来，一直就有些沙哑。“太阳一定会教你跑的！你的先人就是这样！我看见过，还有你先人的先人。滚，滚！他们全都滚蛋了。”

“我不明白你说些什么，好伙伴！”雪人说道，“是说上面那玩意儿会教我怎么跑吗？”他指的是月亮。“是的，以前我盯着看她的时候，她真是在跑。现在她又从另外一边钻出来了。”

“你什么也不懂，”看家狗说道，“不过你也是刚刚才堆起来的！你现在看见的那

东西是月亮，刚才落下去的那是太阳，她明天早晨会回来的，她肯定会教你怎么样跑到护沟堤下面去的。天气要变了，我从我的左后腿上就能感觉到，那条腿有些疼。要变天了。”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雪人说道，“不过我有一种感觉，他说的是些不太妙的事儿。那个瞪眼盯着我看、已经落下去的东西，他把她叫做太阳的东西，也不是我的朋友，我有这种感觉。”

“滚！滚！”看家狗叫道，原地打了三个圈圈，钻进自己的棚里睡觉去了。

天气真的变了。一层雾，又厚又浓，在清晨的时候罩住了整个地区。天亮的时候，开始起风了，风是冰冷的，霜把一切都严严实实地盖住。可是当太阳升起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景色啊！所有的树上、矮丛上都是浓霜。整个世界就像是一大片白珊瑚林，就好像所有的枝子上都挂满了闪闪发光的白花。夏天，被密麻的叶子挡住而让人看不见的那许许多多又细又小的嫩枝，现在都露出来了，像一块挑花白布，白得闪亮，就好像从每一根枝子里都流出了光。细枝下垂着的白桦树在风中摇曳，生机勃勃，就像夏天的树木，这真是无比美丽的胜景！太阳美美地照射着，啊，大地上的万物都在闪闪发光。让你觉得处处都铺上了一层钻石细尘，整个白雪皑皑的大地表面又嵌满了一颗颗巨大的钻石。或许可以说，大地上点燃着无数支小烛，白得胜过了那白色的雪。

“这真是无比美丽的胜景！”一个年轻的姑娘说道。她和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进花园，恰好站在雪人身边，在雪人旁边看着那些闪闪发光的树。“在夏天，是找不到比这更美的景色的！”姑娘说道，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像他这样的小伙子也不会有有的，”年轻的男人说道，他用手指着雪人，“他太漂亮了。”

年轻的姑娘笑了起来，朝雪人点着头，和她的男朋友在雪上跳着舞着。雪在他们的脚下“轧轧”地响，他们就好像踩在淀粉上一样。

“他们两人是谁？”雪人问看家狗，“你在这园子里比我时间长，你认得他们吗？”

“认得！”看家狗说道，“她拍过我，他给过我一根骨头；我不咬他们。”“可是他们在这里干什么？”雪人问道。



“是一对爱——爱——爱人！”看家狗说道，“他们要搬进一间狗棚里啃同一根骨头。滚！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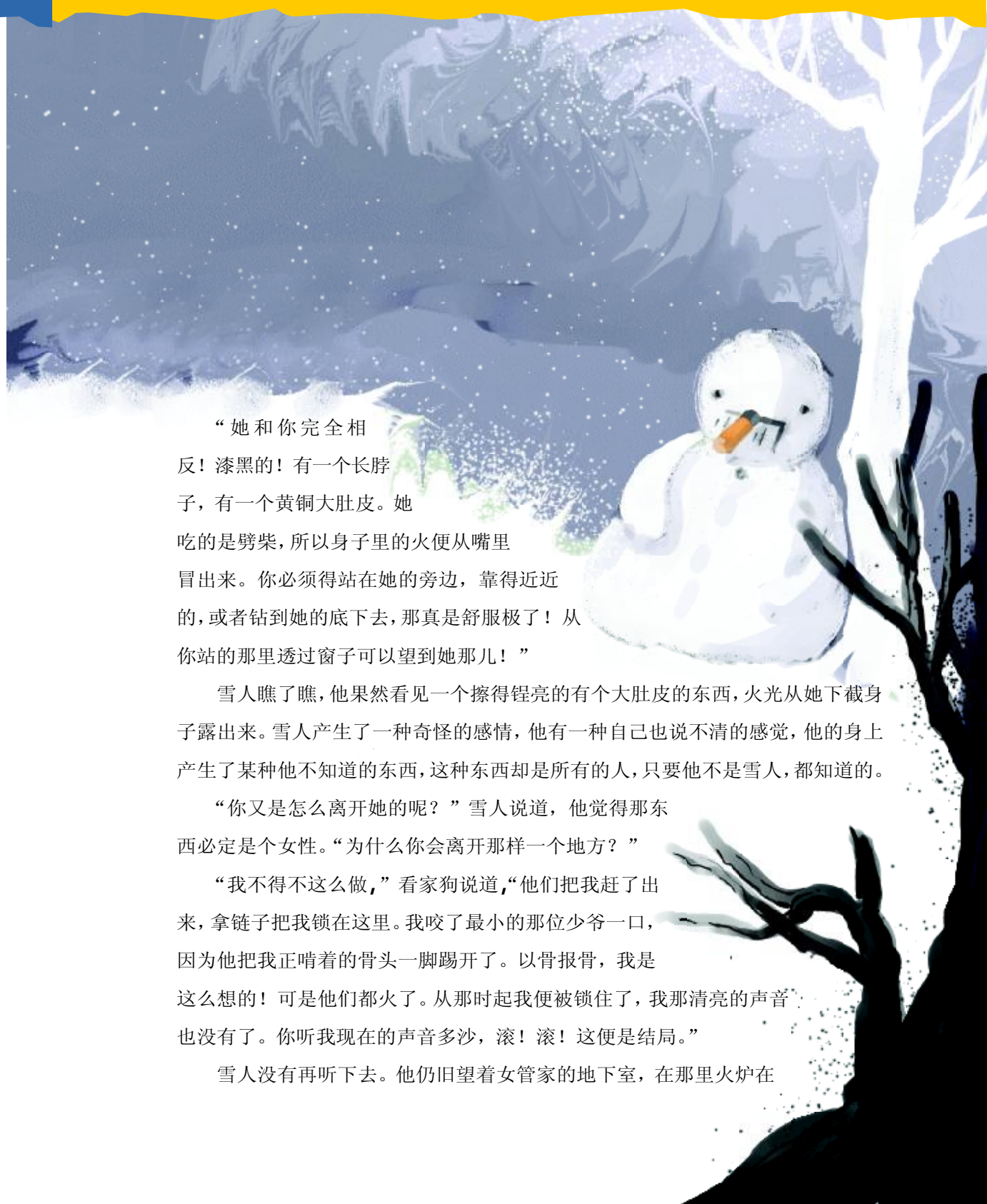
“他们两人也和你我一样那么重要吗？”雪人问道。

“他们是主人，”看家狗说道，“一个昨天刚生下来的家伙，知道的事真是太少太少。我在你身上注意到了这一点！我有年纪有知识，我知道这个园子里所有的事情。我还过过不被链子拴着，不待在寒冷中的日子呢。滚！滚！”

“冷是很舒服的，”雪人说道，“说吧，讲吧！只是你别把链子弄得那么响，因为那声音搞得我身体里嘎轧轧地响呢。”

“滚！滚！”看家狗叫着，“我曾经是一条小狗仔。他们说我又小又可爱，在院内那时我睡在绒窝里，躺在大主子的膝头上，他们吻我的鼻子，用绣花巾擦我的脚。我的名字叫‘美上美’，叫‘玲珑玲珑小宝贝’。但是，后来他们说我太大了，他们把我送给了管家，我就到了地下室！从你站的那里，可以望到那地下室，你可以看见那里屋子的里面，我曾经做过那里的主人。因为和管家在一起，我就是那里的主人。那儿当然不如上边那么漂亮，可是下边更舒服一些。我不像在上面那样挨孩子们揪，挨孩子们拽。我吃的和从前一样好，比从前还多得多！我有自己的垫子，而且还有火炉，那东西在这个时节可算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了！我缩成一团躲在它下面，完全看不见。啊，那个火炉，我至今还在梦见她呢。滚！滚！”

“火炉就那么好看？”雪人问道，“她像我吗？”



“她和你完全相反！漆黑的！有一个长脖子，有一个黄铜大肚皮。她吃的是劈柴，所以身子里的火便从嘴里冒出来。你必须得站在她的旁边，靠得近近的，或者钻到她的底下去，那真是舒服极了！从你站的那里透过窗子可以望到她那儿！”

雪人瞧了瞧，他果然看见一个擦得锃亮的有个大肚皮的东西，火光从她下截身子露出来。雪人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情，他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感觉，他的身上产生了某种他不知道的东西，这种东西却是所有的人，只要他不是雪人，都知道的。

“你又是怎样离开她的呢？”雪人说道，他觉得那东西必定是个女性。“为什么你会离开那样一个地方？”

“我不得不这么做，”看家狗说道，“他们把我赶了出来，拿链子把我锁在这里。我咬了最小的那位少爷一口，因为他把我正啃着的骨头一脚踢开了。以骨报骨，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们都火了。从那时起我便被锁住了，我那清亮的声音也没有了。你听我现在的声音多沙，滚！滚！这便是结局。”

雪人没有再听下去。他仍旧望着女管家的地下室，在那里火炉在



四条铁腿上站着。火炉看上去就和雪人自己一样大小。“我体内嘎嘎轧轧的！”雪人说道，“我永远也进不到里面去吗？这是一个很天真无邪的愿望，而我们天真无邪的愿望该会得到满足的。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我唯一的愿望。

如果这个愿望不能得到满足，那真是很不公平。我一定要进去，我一定要在她的身上偎一偎，哪怕我必须打破窗子。”

“但你是永远也进不去的，”看家狗说道，“要是你走近火炉那你也就完了！滚！”

“我已经和完了差不多了，”雪人说道，“我要裂了，我觉得。”

雪人整天站着望着窗子里边。漆黑的夜里屋子更加诱人。火炉里发出的光是如此地柔和，不像月亮也不像太阳那样发光。不，只有火炉里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才能发出这样的光。若是炉门打开，火焰便冲了出来，这是火炉的习惯。火焰明晃晃地照在雪人的白脸庞上，红红的，一直红到他的胸部。

“我受不了啦！”他说道，“她把

舌头伸出来的那个样子多么好看！”

夜很长，对雪人却不如此。雪人怀着美好的想象站在那里，他的思绪挨冻发冷，冷得“轧轧”地响。

清晨，地下室的窗子上结了冰，出现了任何雪人所能要求的最美丽的冰花；但是冰花挡住了火炉。玻璃上的冰不化开，他便看不到火炉。他身上“嘎嘎轧轧”地响，这是令雪人最高兴的寒冷天气，可是他高兴不起来。他本来能够而且也应该感到很幸福，可是他不幸福，他患了对火炉的单相思病。

“这对雪人可是一种很糟糕的病，”看家狗说道，“我曾经患过这种病，但是我已经挺过来了。滚！滚！——现在天气要变化了。”

天气变了，开始解冻了。

解冻的天气在持续，雪人在萎缩。他没有说什么，他没有抱怨，这是最说明病情的征兆。

一天早晨，他坍塌了。在他站过的地方，朝上立着一根扫帚把儿一类的东西，孩子们便是围着这根扫帚把雪人堆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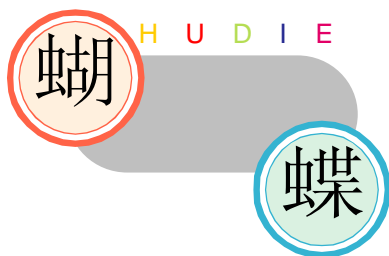
“这下子我明白他的单相思病了！”看家狗说道，“雪人的体内有一把扒火棍，这东西在他的身体内搅和。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滚！滚！”

不久冬季也过去了。

“滚！滚！”看家狗叫道。但是院子里的小女孩儿们在唱：“冒呀冒，车叶草！冒出芽儿嫩又鲜，垂呀垂，柳树儿，垂下你那秀枝柔如毛，来呀来，唱呀唱，小杜鹃、小百灵，唱出一个早春来！我跟你们唱，咕咕，唧唧！来呀来，亲爱的太阳，请常常来！”

接着再没有人想着雪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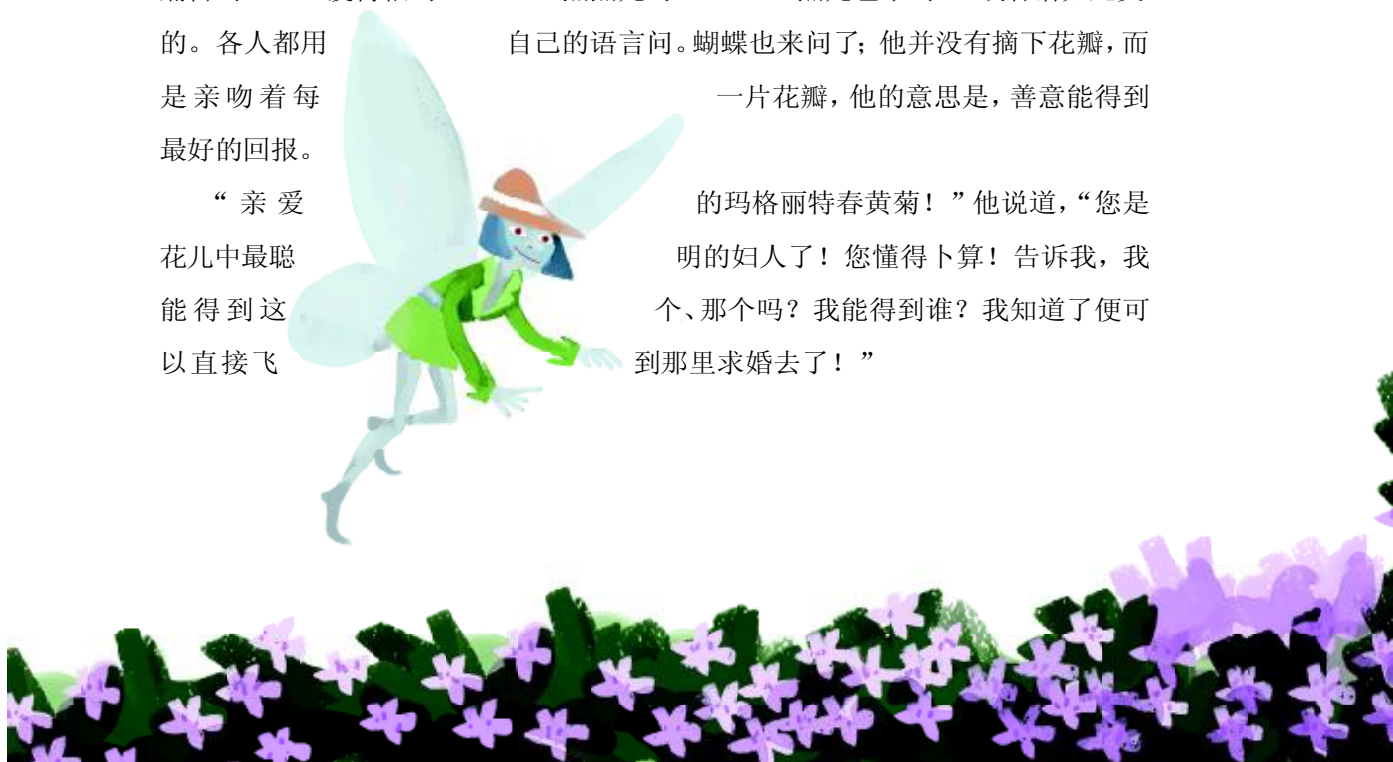




蝴蝶想为自己找个爱人。他自然想在花儿中为自己选那么一位娇小玲珑的。他看着一朵朵的花儿，一朵朵的花儿都安详、端庄地坐在各自的秆子上，像没有订婚的姑娘那样。可供他挑选的花儿很多很多，挑选起来很困难。蝴蝶怕麻烦，他便飞到春黄菊那里。他们把她叫做法国的玛格丽特，她能卜算，她也真的能。一对对爱人把她的花瓣一片片扯下，摘一片就问一个关于爱情的问题：“真心实意吗？——痛苦吗？——爱得很吗？——一点点儿吗？——一点儿也不吗？”或者诸如此类的。各人都用自己的语言问。蝴蝶也来问了；他并没有摘下花瓣，而是亲吻着每一片花瓣，他的意思是，善意能得到最好的回报。

“亲爱
花儿中最聪
能得到这
可以直飞

的玛格丽特春黄菊！”他说道，“您是
明的妇人了！您懂得卜算！告诉我，我
个、那个吗？我能得到谁？我知道了便可
到那里求婚去了！”



可是玛格丽特根本不回答。她不喜欢他把她称为妇人，因为你知道她还是处女，那她当然不是妇人了。他问了第二遍，问了第三遍。他还是一个字都没得到，于是他不愿再问了，直截了当地开始求起婚来！

那是早春的时候，到处盛开着谎报夏和番红花。“她们都很娇小！”蝴蝶说道，“一群可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可就是太幼稚了点儿。”他，就像所有的年轻男人一样，在寻找稍微年长一点儿的女孩子。之后，他飞到了银莲花那里。她们的苦味太重了一点儿；紫罗兰感情太奔放；郁金香过于艳丽；水仙太市民气；椴树花太小，她们的家人口也太多；苹果花看上去就像玫瑰一样，可是她们今天开，明天风一吹便谢掉。他觉得这样的婚姻太短暂了。豌豆花是最匹配的，又红又白，娴淑温雅，是那种小家碧玉，长得好看，还能做家务。蝴蝶正要向她求婚，他突然看到不远处挂着一个豌豆荚，荚尖上有一朵谢了的花儿。“这是



谁？”他问道。“这是我姐姐。”豌豆花说道。

“噢，过些日子您就是这个样子！”这吓着了蝴蝶，他便飞开了。篱上挂着金银花，上面的小姐很多，脸长长的，皮肤黄黄的；这种小姐他不喜欢。是啊，可是他到底喜欢什么呢？问他去吧！

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于是到了秋天；他依然如故。花儿都穿上了最美的衣裳，可是有什么用呢，这里没有了那新鲜、芬芳的青春气息。随着年龄增长，心灵对香气的需求也在增加。现在，大丽花和高秆蜀葵身上简直就没有香味了。于是蝴蝶便到了皱叶留兰香那里。

“她现在完全没有花儿了，但又是一整朵花儿，从根到顶都是香味，每片叶子都有花儿的香味。我就娶她了！”

他终于开始求婚了。

可是皱叶留兰香安静端庄地站在那里。最后她说话了：“交个朋友，仅此而已！我老了，您也老了！我们可以做个伴儿。可是结婚——算了吧！我们这样大的年纪，还是别自嘲了吧！”

蝴蝶谁也没有找到。他找爱人的时间太长了，这是不应该的。蝴蝶成了人们所谓的老光棍了。深秋时节，有时雨大，有时雨小；风很寒冷，顺着老柳树的脊背刮下来，柳树“嘎轧”地响起来。这时穿着夏装在外面飞是很不合适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你会很不方便的。但是蝴蝶并未在外面飞，偶然地，他进到了屋子里。里面的火炉燃着火，是啊，真是像夏天一样暖和；他能活下去。但是，“单是活着是不够的！”他说道，“总应该有阳光、自由和一朵小花儿的。”

他撞上了玻璃窗，被人看见，被人观赏，被人用钉钉到了珍品盒子里；对他就只能这样了。

“这下子我也和花儿一样，长到秆子上了！”蝴蝶说道，“可是这一点儿也不舒服！就像是结了婚一样被禁锢住了！”他这么自己安慰自己。

“这可不是什么好安慰！”屋里的盆花说道。

“对盆花的话不能太相信的！”蝴蝶觉得，“它们和人类的交往太多了。”

W O N I U H E M E I G U I S H U
蜗 牛 和 玫 瑰 树

园子的四周是一圈榛子树丛，像一排篱笆。园子外面是田野和草地，有许多牛羊。园子中间有一棵花繁叶茂的玫瑰树，树下有一只蜗牛，蜗牛体内有许多东西，那些东西只属于它自己。

“等着，等轮到我吧！”蜗牛说道，“我不只会开花，不只会结榛子，或者说像牛羊一样只会产奶，我要贡献更多的东西。”

“我真是对您大抱希望呢，”玫瑰树说道，“我斗胆请教一下，您什么时候兑现呢？”

“我得慢慢来，”蜗牛说道，“您总是那么着急！着急是做不成事的。”

第二年蜗牛依然躺在玫瑰树下的太阳里，跟去年大体上在同一个地方。玫瑰树结了骨朵，绽出花朵，总是那么清爽，那么新鲜。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探出它的触角，接着又把触角缩了回去。

“什么东西看来都和去年一样！没有出现什么进步！玫瑰树还在开它的玫瑰花，再没有什么新招了！”

夏天过去，秋天到来，玫瑰还在开花，结骨朵，一直到雪飘了下来，寒风呼啸，天气潮湿；玫瑰树垂向地面，蜗牛钻到地里。

接着又开始了新的一年，玫瑰又吐芽抽枝，蜗牛也爬了出来。

“现在您已经成了老玫瑰枝了，”蜗牛说道，“您大约快要了结生命了。您把您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世界，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么做是否有意义。但很明显，您一点儿



也没有为您内在的发展做过什么。否则的话，您一定会另有作为的。您能否认吗？您很快就会变成光秃秃的枝子了，您明白我讲的吗？”

“您把我吓了一跳，”玫瑰树说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一点。”

“不错，看来您从来不太费神思考问题！您是否曾经考虑过，您为什么开花，开花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另外一样呢？”

“没有！”玫瑰树说道，“我在欢乐中开花，因为我只能这样。太阳是那样暖和，空气是那样新鲜，我吸吮清澈的露珠和猛烈的雨水；我呼吸，我生活！泥土往我身体内注入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涌来时，总是那么新鲜，那么充分，我感到一阵幸福，因此我必须不断开花。那是我的生活，我只能这样！”

“您过的是一种很舒服的日子。”蜗牛说道。

“的确如此，我得到了一切！”玫瑰树说道，“但是您得到的更多。您是一位善于思考、思想深刻的生灵。您的秉赋极高，令世界吃惊！”

“我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这个，”蜗

牛说道，“世界与我不相干！我和世界有什么关系？我自身的事就够多的了。”

“可是难道说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奉献给别人吗？把我们能拿出来！——是啊，我只做到了拿出玫瑰来！——可是您呢？您得到了那么多，您给了世界什么呢？”

“我给什么？我给什么！我朝它吐唾沫！它不中用，它和我没有关系。您去开您的玫瑰花去吧，您能干的就这么多了！让榛子树结它的榛子！让牛和羊产奶去吧！它们各有各的世界，我的世界在我自己这里！我缩进自己的身体里，待在自己的躯壳里。世界与我没有关系！”

于是蜗牛就缩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带上了门。“真是叫人伤心！”玫瑰树说道，“就算我特别愿意，我也无法把身子缩进去，我必须总是开花，总是开玫瑰花。花瓣落了，被风吹走。不过我却看见一朵玫瑰花被一位家庭主妇夹在赞美诗集里，另一朵玫瑰花被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插在胸前，还有一朵被一个幸福地欢笑着的小孩子吻了一下。这些都叫我很高兴，这是真正的幸福。这是我的回忆，是我的生活！”

玫瑰天真无邪地开着花。蜗牛缩在它的屋子里，世界和它没有关系。

一年年过去了。

蜗牛成了泥土里的泥土，玫瑰树成了泥土中的泥土，连赞美诗中留作纪念的玫瑰也枯萎了，——可是园子里生长了新的玫瑰树，玫瑰树仍开着花；园子里爬出了新的蜗牛，蜗牛缩在自己的屋子里，吐着涎液，——世界仍与它们无关。

我们是不是还要把故事从头念一遍？——它不会有什么两样。

